

僑魂

陈嘉庚文学传记

QIAOHUN

郭玉聪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I247.5
1633

3

加 77/22



僑魂

郭玉聰 著



B183831

侨 魂

郭玉聪 著

责任编辑：邱 昶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44,000 印张：12.75 印数：1—6,700

统一书号：10109·1947 定价：(简易精装)1.60元

从 龙 说 起

——《龙的传人》丛书前言

洪丝丝

龙在中国的传说中是一种祥瑞的动物。它可能象一些学者所推测，是中华民族部分祖先在原始社会的图腾（TOTEM），它的原物或许就是古生物学上的一种巨大的爬虫，如恐龙、飞龙之类。尽管如此，它确实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因为它会腾云驾雾，能力非凡；又会兴云作雨，为人类造福；虽然气概威武，但爱好和平，不伤人畜。中华民族不是具备这些优点吗？散布在五大洲的中华儿女也继承了这些美德。

在旧中国，往往有人把中华民族比喻为“睡狮”。我想，把它比喻为“病龙”当更恰当。狮子一睡醒，伸一伸懒腰，大吼一声，百兽震慑，可怜逃避不及的小鹿、小兔就成为它的点心。龙却没有这种残暴行为。当它病得奄奄一息，不但豺狼想吃它的肉，连蝎子也要欺负它。但一旦病愈，它只顾腾飞，谁看见它欺负弱小动物呢？

现在，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确实在腾飞了！它当前的目标是宏伟的，要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由一九八〇年的

七千一百亿元翻两番，到二〇〇〇年达到二万八千亿元左右，还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由于方向正确，气力充沛，它腾飞得那么矫健，那么欢快，那么精神，那么顺当，使世界上有人为之瞠目结舌，许多人禁不住发出赞叹。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义不容辞地要为它贡献力量。

正当这个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龙的传人》丛书，介绍爱国的华侨、归侨和港澳同胞在各个时期支持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动人事迹，向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衷心祝贺这套丛书的出版，这对于鼓舞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的腾飞出力，将起积极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好男儿要逐利四海·····	(1)
第二章	力挽狂澜·····	(17)
第三章	人格的革命·····	(37)
第四章	风云际会·····	(54)
第五章	火热的心·····	(75)
第六章	不平常的奠基石·····	(98)
第七章	猴子和鳄鱼·····	(115)
第八章	打虎亲兄弟·····	(135)
第九章	南洋橡胶大王·····	(149)
第十章	逆水行舟·····	(163)
第十一章	毁家修学·····	(184)
第十二章	群龙之首·····	(212)
第十三章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	(235)
第十四章	准备献给蒋介石的礼物···	(258)

第十五章	决不能指鹿为马.....	(284)
第十六章	为民请命.....	(306)
第十七章	护身符.....	(331)
第十八章	私情与国事.....	(355)
第十九章	大公无私.....	(375)
第二十章	尾声.....	(396)

第一章 好男儿要逐利四海

不可不时存竞争之念，进取之心。

——陈嘉庚

(一)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冬至，新加坡。

一辆马车，越过霭仁桥，转过皇家山，直奔约翰斯顿码头。二十四岁的陈嘉庚，端坐在车上。他两眼发直，毫无神采。那些今年才引进的敞篷汽车，还有最近落成的一幢幢洋楼，丝毫无法引他注目。在他眼里，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停滞了，一切都消失了。唯有深切的怀念，象新加坡河的流水一样，绵绵不绝；唯有远在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的母亲，在他心中。

一想起母亲，他就不由自主地捧起家信。信笺未展，双眼先已潮湿了。“阿母啊！”他千遍万遍地呼唤着。

阿母啊，我不能跟您永诀啊！您哺育我长大，我刚脱下开裆裤，您又用难得的情怀陶冶我。龙眼熟了，您一边剥龙眼给我吃，一边讲述苦难的往事。您说，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日本打台湾，本县去台湾谋生的乡亲，上百人遇难，消息传来，一片哭声。朝廷后来竟赔偿日本的“损

失”，赔给日本五十万两白银，还把琉球群岛拱手送给日本。海蛎肥了，您领我去瞻仰国姓爷，郑成功的遗迹。您说，清兵南下时，杀人如割韭菜，国姓爷率领将士奋起抗击，就在我们家乡，同清兵昼夜鏖战，血染海疆。阿母啊，您把人间的善恶羞耻说给我听；您告诫我要从善惩恶，洗刷国耻；您希望我要当一个出色的男子汉；您……

正当陈嘉庚想得入神的时候，马车突然刹住，把他的脑袋重重地掷在靠背上。他刚要责备马车夫，马车夫反而埋怨起他来：

“先生，您大路不走，偏要抄近路。看，这条街挤得满满的，马车过不去了。”

陈嘉庚一看，只见街道中间，挤满了小摊贩的凉棚，圆形的、方形的、八卦形的；黄色的、绿色的、粉红色的，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商店内外，凉棚前后，各国男女，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水泄不通。

陈嘉庚心里明白，马车驶不过去了，急得直跺脚。

“先生，您到底有什么急事？”

陈嘉庚听罢，刚止住的眼泪，又扑簌簌地掉下来。

原来，昨天他收到一封家信，信里说他母亲染上了鼠疫，已经昏迷不醒。这一晴天霹雳，把他震昏了。

他醒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赶回家去侍候母亲。长年侨居新加坡的父亲陈纓杞挥泪劝道：“嘉庚啊，鼠疫的

①一六四五年，明隆武帝赐郑成功姓朱，故郑成功号称“国姓爷”。

发作，是很凶猛的，再说，信来人往，光水路就得耽搁二十天，你怎能再见到……你也许见不到阿母了，何苦现在匆匆回去呢？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好不容易才挣了一份家产？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

这是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

新加坡，五百八十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人口也只有二十几万。可是，它紧扼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每年进出的客、货轮，数以千计，是东西洋的交通枢纽，是南洋的中心，是太平洋的富贵名港。因此，它成了令人眼红的经济大战场，在这儿，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力量的较量，手段的比试，从光明正大的竞争，到买空卖空、挖墙脚、抢主顾、投香饵、放高利贷、赌博等等，无奇不有。成者为王，败者沦为叫花子。

马六甲海峡的风浪，在这各色人种不择手段争上游的年代里，越来越湍急。而此时的陈家，正处于风口浪尖。

虽然是风浪湍急，又逆水行舟，无奈陈嘉庚一接到家信，就归心似箭，无心争上游。

陈纓杞见他仍旧在打点行装，摇着他喊道：“你呀，你要好好想一想啊！”

“阿爸，别说了，我不听。我现在不能不回去。”

父亲的话，他一点也听不进去。今天，情感的链索，硬把他拉向码头，尽管他还没有买到船票。

马车夫等得不耐烦了，嘀咕道：“这儿离码头不远了，要快，就得走路。”

一句话提醒了陈嘉庚，他钻进人群，直往码头冲去。

到了约翰斯顿码头，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艘唐山来的红舷赭帆的三桅大船。他触景生情，不禁忘情地喊道：

“阿母啊，我的好阿母！您对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

（二）

一八八七年，陈嘉庚还只有十四岁。那一年，也是冬至的前一天，他父亲陈纓杞从新加坡回到了家乡。陈家的“颖川世泽”堂里，顿时喜气洋洋。陈嘉庚的母亲孙氏，一会儿泡茶，一会儿烧饭，忙得团团转，却又时不时理一下早已梳得油光滑亮的头发。她满面春风，两眼却噙着泪花——那是大喜过望的泪花。她怎能不欢喜呢？十四年前，他们燕尔新婚时，陈纓杞还只是个赤手空拳的番客，如今，他已经是一个拥有七万元资产的米商了。而且，他在冬至的前一天归来了。这一个冬至的圆仔汤，必定特别甜；这一个冬至的乌龟粿^①，个个都得印上大红喜字。

可是，她一看到丈夫带给儿子的礼物——一艘四锚三桅帆船模型，就心惊肉跳，好象它会带来灾难似的。

陈纓杞同族亲们拉了一会儿家常，看看日头已经落山，便焦急地寻找儿子。孙氏告诉他说，儿子下海捕鱼虾去了。陈纓杞听了，不禁微微皱起眉头。族亲们不知他的心事，净说一些扫兴的话。他们说，陈嘉庚就读的南轩私塾太糟糕了。塾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教书照本宣科，不加解

^①闽南地区冬至做的一种馅粿，形似乌龟，象征延年益寿。

说。孩子们只会跟他“念书歌”，放馆后一考，眼睛看着鼻子，天地都不知道。他们又说，陈嘉庚太爱劳动了，下海剖海蛎，上山种番薯，拔花生，干个没完没了，刮风也去，下雨也去。陈纓杞越听越沮丧：这小子，必定是猪牛胚无疑了。

天黑了，族亲们回去吃晚饭了，陈纓杞仍然不见儿子回家。他提着筷子，怎么也吃不下饭。就在这时，附近的南音社品箫呜呜咽咽，琵琶若断若续，有人正在清唱南曲：

泉州人稠山谷瘠，
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穷，
每岁造舟通夷域。

歌词是北宋诗人谢履作的《泉南歌》。北宋以来，闽南人民大批过番。到清代厦门港开发以后，集美一带过番的尤其多。

陈纓杞就是被这股过番浪潮卷出去的。现在，他衣锦还乡了，回顾往事，他心安理得。可是，一听到那悲凉的乡音，他又突然感到心里头隐隐作痛——要不是自己长年浪迹天涯，儿子何至于荒废学业……

恰在这时候，一个背着鱼篓的孩子进来了。

“嘉庚，快，叫阿爸。”孙氏拥着孩子说。

陈纓杞仔细一看儿子，只见他，天庭饱满，浓眉朗目，准高嘴方，一脸英气。那粗壮的四肢，结实的身板，更使他显得生气勃勃。“只可惜这么一个好孩子，裤管高卷，浑

身泥巴，耽误了金色的年华，谁知他将来能不能发扬光大我的企业呢？”陈纓杞兴奋之余，感慨良多。

陈嘉庚见父亲神色严肃，一时不知所措。

孙氏见父子俩愣在那儿，忙解下陈嘉庚的鱼篓，看了看叫道：“这孩子，手气总是这么好。”

陈纓杞动了父子之情，把陈嘉庚拉过来，在他脸上亲了两下。

孙氏把鱼篓往地上一倒，倒出一大堆红虾、白章鱼和青青的蚶仔。那些拖泥带水的鱼虾，又触到了陈纓杞心病，他忍不住问道：“嘉庚啊，你读的是什么书？”

陈嘉庚搬来弄得皱皱的“四书”和《三字经》。

陈纓杞翻了翻《论语》，不由得一句又一句地考问个不停。他见陈嘉庚对答如流，兴致盎然，又考道：“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恶之，何如？’”

“我实在记不得了。”

陈纓杞的心被揪了一下，尖瘦的鼻子沁出了汗珠，却又打起笑脸说：“也许阿爸太急躁了。好了，吃饱了饭再回答。不，吃饭以后我先把最有意思的礼物给你。”

孙氏知道丈夫给儿子帆船模型的用意，因为，他早年就是乘这种船过番去的。她膝下只有陈嘉庚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忍心让他也过番去呢？现在，她看了看那个帆船模型，不由得对儿子格外爱怜。

她一向不为儿子护短，此刻却捏一捏他的手说：“嘉庚啊，快到井台上去洗手脚。”

陈嘉庚明白，阿母在暗示他去南轩私塾请教先生，可是，他站着不动，还低着头说：“我不仅仅是这一句背不下来……‘四书’里面的话，我好多不懂，也记不住。”

孙氏气得在他手背上狠狠地拧了一把。

陈纓杞恼火了，浓黑的卧蚕眉一扬，一拍桌子，冷笑道：“这么一说反而光采了吗？哼，念——书——歌！”

话音未落，陈嘉庚滚下了眼泪。他一抹眼泪，拔腿就跑。

孙氏赶紧跟出去。屋外黑得象一团墨鱼汁，她一个缠脚女人，跌跌撞撞，到处寻找，一不小心，掉进濫田里，挣扎着爬起来，浑身泥水，仍然呼喊寻找。可是，任她喊得声音沙哑，还是唤不来她的心肝。她一回到家里，就忍不住哭了。

冬至前夕搓圆仔，冬至早晨吃圆仔，表示一家人大团圆。可是，如今跑的跑了，哭的哭了，倒象是灾难临头似的，陈纓杞浑身不自在了。不过，他不动声色。

族亲们听到哭声，纷纷赶来。长辈们训斥孙氏道：“哭什么呀，现在欢喜都欢喜不过来，还哭？也不忌讳。”

当他们听说陈嘉庚被父亲训了一句，如今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一齐惊呼起来：“哎呀，得赶快去找啊。他不管是跑到上听角去，还是跑到二房去，都太凶险了。”

位于东海之滨、天马山之麓的集美社，人口一千多，

都姓陈，分为长房、二房，长房又分为上听角、后尾角等六个房角。清末的闽南，械斗成灾，集美社也不例外。各房角之间连年械斗。陈纓杞属后尾角，当时后尾角正跟上听角大动干戈，各有死伤，冤深似海。流行于闽南的另一种灾害，是几乎年年发生的鼠疫。两天前，二房刚有两个人死于鼠疫。

族亲们一说破，阴森森的空气，显得更加恐怖。陈纓杞一阵心慌，刚才的矜持一扫而光，连忙抱拳站起来说：

“各位叔侄，现在只好劳驾你们了，请你们分头去找一找。”

族亲们打着灯笼，找来找去，一个人影也没有。午夜过去了，大家越发着急。有个中年人说：“上听角把我们恨死了，我看，嘉庚多半是叫他们一麻袋套去了。”后生们一听，操起刀枪，准备打到上听角去。

孙氏哭着拦住众人说：“不，不行。今年已经拚了三场，怎能再去拚命？再说，很难说是被他们抓去的。”她拦住了众人，又转身向供奉在案的观世音跪下。

她的眼光触到神龛旁边的帆船模型时，越想越害怕。这种帆船，也许正是不祥之物……此时她来不及想这些。她许下宏愿：倘若儿子平安归来，一定要把自己十几年来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五百元拿出来，向上听角买个和好，以免互相残杀，祸及子孙后代。

族亲们受了感染，放下了刀枪，并且挑出一部分善男信女分头去禳灾，有的到龙王庙去烧香，有的到天妃宫去磕头。

孙氏跪着不动，渐渐地，她的脑海平静了，整个集美社都浮现在脑海里。她一处一处地寻找儿子——

在正南方向，嘉庚他最常去的地方，是海滩边的“国姓井”。那是国姓爷指示开掘的，因此，咸涩的海水虽然近在咫尺，井水却清冽甘甜。他还没有吃饭哩，莫非到那儿打水喝了？不不不，那是口很深的井啊，他不会去，他不能去。

在东南方向，那断垣犹存、寨门依旧的营寨，是国姓爷当年的一个据点，嘉庚他也经常去那儿玩……不，他在那儿藏不住。啊，对了！

孙氏右拳猛一击左掌说：“应该请大家到榕树上去找一找呀！”

不料，窗外有耳。原来，上听角见后尾角晚上熙熙攘攘。唯恐后尾角宿怨难消，再纠集壮丁，乘黑夜偷袭，就派人来刺探内情。探子回去禀明详情以后，族长当即决定，绑架陈嘉庚，逼后尾角赔偿人命，如不赔偿，便要陈嘉庚偿命。

却说郑成功营寨的寨门旁边，有一株如撑华盖的大榕树。这株长须飘拂、绿荫遮天的榕树，正是躲藏的好地方。陈嘉庚为了排遣难言的苦痛，一跑出门就跑到这儿来，躲在树上。东北风呼呼地刮着，海浪声声，林涛阵阵，大自然的交响乐，雄壮、和谐，可是，陈嘉庚的心情，依然沉痛、杂乱。“哎，我真没有用。国姓爷十五岁就中秀才了，可是我……”他用手猛捶脑袋，接着又把脑袋在树干上乱

撞。他毕竟还是小孩子，今天又累了一天，太疲倦了，不一会儿就在树叉上昏昏睡去了。

突然，他听到了一阵杂乱、急促的脚步声，睁开眼睛一看，有几个人影来到了树下。仔细辨认声音，是上听角的水土等三个人。

陈水土一边往树上爬，一边嚷道：“小杂种，你们打死了我堂兄，我要让你喝不到圆仔汤。”

陈嘉庚赶紧往上面躲，恳求道：“水土叔，我并没有打你堂兄嘛。”

“不管你有没有，横竖我要叫你们后尾角断子绝孙。”黑夜里，水土那沙哑、暴躁的声音，显得十分可怕。树下的利刃撞击声和扁担、麻袋落地声，更使氛围显得杀气腾腾。陈嘉庚且说且退，不一会儿就山穷水尽了，只要再退一步，树枝就会折断。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在陈纓杞家里的人，到天妃宫的龙王庙烧香的人，打着灯笼，在西、北、南三面出现了。上听角的人听声音，知道他们都是后尾角的人，慌乱了。水土迟疑了一下，想想要下树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躲到另一边去。树下的两人顾不得水土，撒腿就跑，却已经跑不脱了。

那两个人被抓回来的时候，陈嘉庚“扑通”一声，从树上跳了下来。

大家惊喜交集，忙问：“他们是来抓你的吗？有没有打你？”